

寒鴉集

劉大杰著



二十三年十月三版

寒鴉集

全一冊

報紙
道林紙

定價大洋

一元四角
一元二角

編譯者

劉

大

杰

發行者

啓

智書局

局

上海法大馬路自來火街西高第里一號

所有

版權

印刷者

啓智印務公司

上海法界西門路潤安里十九號

代售處

全國各大書局

小序

我想把我前期的生命，作一個小小的結束。因此，無論滿意與不滿意的東西，都收集在這裏面。本來，我就全不滿意，然而，又想保有這過去的生命之餘痕，於是這本小書就出版了，而題以寒鴉集。

裏面如談紅樓夢，談鮑照，談西廂的篇幾，還是四五年前在國內大學念書的時候寫成的，這次也沒有時間去修改牠，就這樣收入了。這幾篇都是幾位老友，在河南或北京的圖書館裏替我抄來的，我應該在此地表示謝意。

惡魔的宗教，本是綠蕉的初譯，我只校訂了一遍。他來信

說：『你認爲可用的時候，也請收進寒鴉集去，做個小紀念罷。』所以在這小書裏，有這篇譯文。

這些東西，我本不滿意，然而在我的生命，因此分了一個階段。我以後要努力，寫出一點比較好的東西來。這是我對於我新生命的希望。這次帶着妻子到外國去，我想這是創造自我完成自我，因勞動，因奮鬥而生活的一個時機。

我要努力，我對於未來並不絕望。

二八年十月大杰序於上海

寒 鴉 集

目 錄

✓ 吶喊與彷徨與野草·····	一
✓ 憶芥川龍之介·····	一三
✓ 托勒的戲曲與勞動問題·····	二一
✓ 郁達夫與迷羊·····	三三
戰後的德國文藝思潮·····	三九
哈代的短篇小說·····	六五
斯達溫哈根的民衆劇·····	七五
德國國民性與戲曲·····	八七
惡魔的宗教（譯文）·····	九五

紅樓夢新談·····	一四一
董西廂上的錯誤·····	一九三
李義山年譜考證·····	二〇三
鮑照之思想及其文藝·····	二三三

吶喊與彷徨與野草

文藝界最傷心的事，是把作品的批評，當作友誼的讚美，或是謾罵的復讎。在批評者與被批評者的心中與筆底，早已有了成見的善意或惡意。這樣傷心的事，在今日的中國文藝界，已是最平常而又最普遍的了。

我不是魯迅的仇敵或朋友，對於他沒有成見的愛與憎。在一個雜誌上，看見過一次他的照片，知道他是一個鋒芒畢露稍稍有幾根鬚子的人。我今天所說的話，全是我自己所要說的，不是友誼的讚美，也不是謾罵的復讎。

近來曾有人批評魯迅不是革命文學的先覺，沒有接受革命的潮流。還有人說他不是Proletariat的作家，不過是醉眼陶然逢人罵罵而已。我不責魯迅沒有做革命的文學，我討厭以最新的招牌，來攻擊人的徒輩，我不失望魯迅不是Proletariat

的作家，我厭惡以 Proletariat 來裝飾自己的 Bourgeois。

中國人就是好投機，聽說去年革命軍到上海的時候，某博士也預備著一本中山哲學。此事的真假，到現在還不知道。商業上，政界上的投機，我們用不着管，在文化運動上，作出投機的事業，真是最痛心的事。

厨川白村氏曾說，Bourgeois 這個字，除了社會學與經濟學上的意義以外，英美人用得最普通的，是紳士的意義。所謂 Bourgeois 的文學，是帶有紳士氣而失却了真實人間性的作品。我覺得厨川氏的解釋，非常正當。現在一般人，專好搬弄幾個空空洞洞的新名詞，對着不能識字讀書的第四階級大擺其他們三十年來對於中國民族罪孽深重的留學生的臭架子，他們實在是布爾喬亞精神的結晶。其不能由他們手裏創造真正的文學，這是可以預料的事實。

因此，我們知道文學這東西，沒有輕浮的紳士氣而又能夠抓住真實的人間性的，自然就有永久性。專迎合一時期的潮流，而產生的作品，在這一時期，或者

可以盛行，這時期一過去，這種作品，也就跟着消滅了。

沙士比亞，哥德的作品，誰也不能承認牠是Proletariat的文學。但是，到現在，我們還是一樣地愛讀。因為時代及其他的東西，雖長在變遷，人間性這東西，總有相同的一大部份，被保存着，超過了時間與空間。弱者反抗强者，貧者反抗富者的這種心理，無論在東西，或是今古也是不會變的。我們現在還愛讀沙士比亞，哥德的作品，不能以Bourgeois或是Proletariat去分開，也不能以「爲藝術的藝術」，或是「爲人生的藝術」去限制。他們的作品，若真能捉住最深的人間性的時候，無論到任何世紀，牠決不會因某個小時代的挫折而至於滅亡，老實說，牠就永遠不致於受挫折。

我憎惡以新名詞來估量他人作品的真價，我要拋棄這個，永遠拋棄這個。我要客觀的，來說我自己要說的話。

魯迅的著作，除創作，譯文以外，還有熱風，華蓋集等等。我因爲不喜歡這

些，好像不喜歡周作人的談虎集，澤瀉集一樣，所以今天只談談吶喊，彷徨與野草。

我們讀完魯迅的這三本集子，我們知道他是一個寫實主義者，以忠實的人生觀察者的態度，去觀察潛在現實諸現象之內部的人生的活動。他不是人道的教師，也不是社會生活的指導者。他有銳利的眼光，捉住旁人所不注意的種種的人生的活動。他板着面孔，莊嚴的毫不容情的，用他諷刺的筆。把這些東西，逼真的寫出來。他不批評，也不說教。把人類的社會的醜惡，一件件陳列在讀者的眼前，他就算盡完了責任。

在中國寫實主義的作家裏面，魯迅是成功的一個。他有最豐富的人生經驗，他有最銳利而諷刺的筆鋒。在吶喊與彷徨裏面，差不多沒有一篇，不是寫他自己在人生路上體驗過或看見過的事情。所以祝福，孔乙己，在酒樓上，離婚，故鄉寫得那樣真切而又動人。現在一般的青年文士，缺少人生的經驗，專靠理想去創

造，結果是不自然。他們所有的經驗，都是學生時代的生活，與一點戀愛的浪漫史，所以現在的新文學家作品，充滿了戀愛的故事，就是這個原因。

魯迅開始創作，已是中年了。他沒有戀愛的浪漫的生活，使他偏向浪漫的世
界去，使他感到的，最初就是社會與人類的醜惡，是現實世界的黑暗。他在第一
篇狂人日記裏面，就是寫現實與理想的爭鬥，真與僞，黑暗與光明的衝突，對於
舊禮教的懷疑，對於習慣眼睛底下的顏色的反抗。從狂人日記以後，至彷徨諸篇，
作風一直沒有變過。等到野草，才離開寫實主義，很明顯的現出神秘的象徵的情
調來。在吶喊與彷徨裏面，作者很强的把握着現實的色彩，他的觀察現實的眼，
比任何人都要銳利。在這個社會裏所發生的種種悲劇，作者通過了現實的個性，
描寫出來而得到成功。他對於社會的醜惡與人類的僞善，不加指摘的實在的暴露
出來。到了野草，作者一切都變了。

就是歐洲的作家，中年老年的作品，往往也有顯明的界限。大概人在中年，

血氣正盛的時候，一切的慾望——建設的或破壞的——，都很強烈。因此寫出來的作品大半是寫實世界的東西。到了老年，走了長期的人生之路，一切都到了心灰意懶的時候，寫出來的東西，容易偏向神秘的理想的浪漫的世界去。

易卜生我們知道他是近代劇的始祖，我們看他的作品，可以分出三個時期來。第一期爲浪漫的時代，第二期爲純寫實的時代，第三期到了晚年，復歸於浪漫的神秘時代。在赫格蘭特的海賊，娜拉，海上夫人這三本劇裏，很可以找出這三個時代的痕跡來。

不僅是易卜生，如從自然主義時代——父親，債鬼——變到象徵的時代——死的舞蹈——的史特林堡，再如由日出之前而變到沉鐘，可憐的亨利的霍卜特曼等，在他們創作的年代，都可看出這明顯的痕跡。但是他們在某一個時代，都肯努力，都能創出幾部偉大的作品來。在氣魄狹小的中國人，就是敷衍，就是退縮，就是容易滿足。弄到結果，永遠是平庸，平庸……

中國人缺少根底的生命之力，大半是外表的活動。沒有法國人的熱情，沒有俄國人的澈底性，沒有英國人的固執，這種銷沉的民族，能產生出幾十萬字的驚心動魄的長篇大著嗎？

魯迅的年齡，同外國的人比起來，正是創作力最盛的時候，然而他的創作時代，似乎走到了末路，他由彷徨到了野草，由壯年到了老年，由寫實時代到了神秘時代了。在野草裏，很強烈地現出詩的感傷的與病的色彩來。吶喊的作者，是對於人生對於社會對於一切，都還抱有一點希望，如阿Q，如單四嫂子，如孔乙己等，都還在人生的路上掙扎。到了彷徨，是由失望而走到絕望之途，如孤獨者中的魏連楚，在酒樓上的呂緯甫，祝福中的祥林嫂，都是這類的人物。至於野草，人生已經走近坟墓了。過客與希望兩篇，很沉痛地表現了人生的虛幻與微小。由吶喊而至於彷徨，由彷徨而至於野草中的坟墓，這是魯迅作品的內心的移動的過程。魯迅的心是老了，是到了晚年了。

我們不能責備魯迅在野草之前，沒有發表更偉大的作品，根本只怪得中國這民族，是平庸是容易滿足，是缺乏澈底性。在外國的文學家，除了短命的雪萊，濟慈不滿三十歲以外，那一個，不是繼續幾十年如一日的創作生涯。在衰弱的東方人們，這實是一件不可能，也是不可勉強的事。我們去責備誰呢？

魯迅雖不是我們理想的作家，在今日中國的文壇，他已得了相當的位置。他就是沒有接受革命的潮流，就不是Proletariat的作家，然而他的作品，仍是有他的真價。時代的眼睛，決不是盲目的。對於文藝這東西，牠時時在加以選擇，加以批評。好的作品，決不會遺漏。

我在前面說過，魯迅是一個富有人生經驗的作家，所以在他筆下表現的人生的苦悶，比旁人表現的要深一層。郁達夫所表現的東西，是未成熟的青年的煩惱，魯迅所表現的，是人世共感的苦悶。讀祝福，讀孤獨者，讀在酒樓上，都可深深地感着這人間苦。

在日本有人稱芥川龍之介氏，爲技巧派作家，讀過他的鼻子，猴子，羅生門的人，都會知道他描寫的技巧。在中國可稱爲技巧派的作家的，只有魯迅。示衆一篇，可視爲代表。

我們讀完吶喊與彷徨，看出作者有很深的鄉土藝術的意味。本來一個作家，想故意離開民族和鄉土，而來呼喊什麼新招牌的文學，牌子雖新，貨物畢竟是不實在。讀魯迅的作品，他所表現的地方色彩，非常濃厚。除了野草不說，吶喊與彷徨裏面的幾篇，大半是寫魯鎮，寫S城，寫未莊。如祝福，風波，孔乙己，明天是寫魯鎮的，在酒樓上，孤獨者，是寫S城的。至於阿Q正傳，故鄉，離婚的地方色彩，更不用說了。

我們讀了這幾篇小說，魯鎮，S城，未莊風氣的閉塞，鄉民的愚暗，以及男女的，教育的，城市的，農村的狀態，我們都得很深的印象。因此，就說魯迅是一個鄉土藝術的作家，也不是無理。

吶喊與彷徨裏，共有小說二十六篇。我認爲得了藝術的成功而可譯給外國人看的，有孔乙己，阿Q正傳，祝福，故鄉，在酒樓上，離婚六篇。這當然是我個人的直覺。我覺得在這六篇裏所表現的，都是人生最沉痛最嚴肅的部份。用以表現這嚴肅的部份的作者的筆鋒，旁人說他是諷刺是俏皮，我覺得是人類的同情，是最深一層的眼淚。在這六篇裏，把胆怯的，退縮的，敷衍的，病的，不澈底的，精神文明的中國民族的劣根性，全部展開在讀者的眼前。

在野草裏，我喜歡讀求乞者，希望，過客三篇。讀完這三篇，我們只覺到人類的偽善與人生的虛空。什麼人生，不過在這虛空的路上跑。

但是，魯迅的發表野草，看去似乎是到了創作的老年了。作者若不想法變換變換生活，以後恐怕再難有較大的作品罷。我誠懇地希望作者，放下呆板的生活，（不要開書店，也不要作教授）提起皮包，走上國外的旅途去，好自己的生活史上，留下幾頁空白的地方。不要滿足過去，也不要追懷過去。未來，偉大的未來，

快望着黑暗向前衝去。不要管旁人的明槍暗劍，也不要迎合今日的新招牌，趁着還有點精力，努力着寫出幾本偉大的東西來。我們在期待着，期待着……

文藝這東西，時代的眼睛，時時在選擇。真真的作品，決不會遺漏。不好的作品，也決不會存留。專迎合一個小潮流的東西，壽命是不會長久的，時代已告訴我們了。

我不是魯迅的仇敵或朋友，對於他沒有成見的愛與憎。我今天所說的話，全是我自己所要說的。不是友誼的讚美，也不是謾罵的復讎。